

人是马克思主义 的出发点

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论集

人文出版社

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

——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论集

人 民 出 版 社

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

——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论集

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9.25印张 218,000字

1981年1月第1版 198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0

书号2001·196 定价0.95元

编者的话

人性、人道主义问题从古至今都是被广泛注意并加以研究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当然也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必须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二十多年来，在我国这个问题是一个重门深锁的禁区，言人、人道主义即被扣上地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帽子而横遭批判，不仅理论被搞得十分混乱，许多同志还因此而受到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残酷迫害，因而使研究者视为畏途，研究成果实属寥寥，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学术研究的一大缺陷。现在应该是对这个问题拨乱反正的时候了，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个论文集。论集中的十篇文章均未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也多是探讨性的，观点不尽一致，以期有助于开展这个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以后我们还将继续编辑出版有关这方面的论文集。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目 录

- 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 王若水 (1)
- 四个现代化与人 李鹏程 (16)
- 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初探 薛德震 (45)
- 异化现象近观 高尔太 (72)
- 人性与道德 王润生 (99)
- 试论人道主义 胡皓、刘刃克、王义堂 (123)
- 人性探论 曾剑新 (142)
- 异化及其历史考察 高尔太 (162)
- 萨特的存在主义人道主义探讨 王守昌 (217)
- 苏联哲学中的人和人道主义问题 周国平 贾泽林 (241)

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

王若水

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自身。

——马克思

问题的提起

经过十年浩劫，我们的理论界开始重视起人的问题（包括人道主义、人性、异化等）来了。

在西方，人的问题是同人道主义思潮联在一起的。人道主义开始是作为宗教神学的对立面而产生的；经过两次大战特别是法西斯暴行的惨痛经验以后，人道主义思潮又获得了新的活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由于出现了斯大林问题，许多知识分子也开始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人道主义的东西。这本来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我们过去笼统地斥之为修正主义，显然是简单化了。

人道主义所反对的有两个东西，一个是神道主义，一个是兽道主义。神道主义抬高神而贬低人，用虚幻的天堂幸福来否定人间生活的价值。兽道主义则把人降低到动物，把人当动物一样来对待。我们国家有没有这两个东西呢？我们没有宗教神学的统治，但是我们有林彪、江青一伙宣扬的现代迷信，这种现代迷信在神化领袖的同时贬低了人民；至于兽道主义，我们从林彪、江青一伙的封

建法西斯的“全面专政”中已经领会得太多了。我想，这就是我们的理论界对重新评价人道主义感到兴趣的原因。去年开始的经济学界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和今年在一些报刊上进行的人生观问题的讨论，以及最近由“渤海2号”事故引起的对官僚主义者漠视工人生命安全的强烈反应，也把人的问题尖锐地提到了议事日程。

那么，马克思主义怎样看待人的问题？人的问题究竟在马克思主义中占什么位置？我想，在这里也有一个准确完整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如果看一看我们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这个问题确实是没有多少地位的，给读者的印象是马克思主义并不重视人的问题。那么现在流行的哲学教科书的体系是否准确完整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写过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著作，他们的哲学著作都是论战性的、评论性的。1938年斯大林发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算是第一篇系统地概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性著作。此后许多年内苏联的哲学教科书都是按照这篇著作的格局写的。斯大林这篇著作有它的优点，也有不少缺点，例如没有给认识论这样重要的问题以应有的地位，对矛盾规律的解释也是片面的，等等。在中国，由于已经有了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这两个缺点得到了弥补。虽然如此，我们过去的哲学读物，往往是偏重于讲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人的因素是讲到了，但只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这种作用后来被夸大到唯心论的地步），而对人的价值、人的异化、人的解放等问题，却极少触及到。

但这个缺点，本来是早该加以克服的。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曾多次强调人的问题。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全文发表了。在这篇手稿中，马克思集中地详尽地表达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关于劳动的异化的思想。在此以前，这篇手稿

的一部分曾经在1927年以《〈神圣家族〉的准备著作》这样一个不确切的题目发表。列宁根本不知道这篇手稿，因而不可能去发挥或发展其中的思想。斯大林尽管有机会读到这篇著作，但看来他并没有加以注意。苏联理论界在很长时间内也不加以重视。在我国，《手稿》的第一个中译本是在1956年出版的。以后报刊上曾零星发表过一些有关异化的文章。据我所知，毛泽东同志曾在1964年表示过赞同“异化”这个概念，认为异化是普遍现象。但是，我国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研究显然也不够。不少理论界的同志还认为“异化”是一个不确切的、应该抛弃的哲学术语，而广大读者对“异化”这个名词至今还感到生疏。

与此相反，这篇手稿在欧洲的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手稿》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大量的著作，也产生了不同的学派，引起了热烈的论战。这当中，有不少资产阶级学者利用《手稿》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歪曲，贬低和否定马克思晚期著作的意义。这里不去详说。对这篇手稿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评价，但无论如何是值得认真研究的，不仅对了解马克思的早期思想是重要的，而且对了解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发展过程也是重要的。

我认为，《手稿》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要重视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占一个重要地位，而这个问题恰恰被我们忽视了。

唯物主义作为现实的人道主义 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和产生说起。

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

巴哈，这是大家知道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又是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为了说明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我们又需要从近代唯物主义讲起。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曾经论述了近代唯物主义的发展，通过这个论述，他清楚地表明了他认为唯物主义不应该忽视人的问题，而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正是由于研究了人的问题，被看成是“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才成为十九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的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

近代唯物主义发源于英国。马克思说：“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但是，“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在霍布斯那里，“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霍布斯甚至把人的一切情欲都归结为机械运动，所以马克思评论说，“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①

英国哲学家洛克提出了“白板说”，认为人心最初有如一块白板，各种印象观念都是后天的环境加上去的。这就否定了主张“天赋观念”的先验论而强调了环境对人的决定性影响。洛克的功绩是详尽地论证了培根的关于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原理。

马克思指出：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法国唯物主义有两派：一派起源于笛卡儿，一派起源于洛克。这两派是互相交错的。前一派是机械唯物主义，它成为法国自然科学的财产。后一派则直接导向社会主义，其中代表人物之一是爱尔维修。爱尔维修坚决反对封建阶级的血统论，认为人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3—164页。

生是平等的，人与人的差别都产生于后天的环境和教育。因此，主要的问题在于改变环境。理想的环境应该做到社会利益、社会福利和个人利益、个人福利的结合。

马克思用下面这段话概括了十八世纪唯物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共产主义的关系：

“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①

这样，从唯物主义的这些原则出发，就自然而然要达到改造环境，建立一个适合于人的发展的合理社会的结论。

当然，法国启蒙学者和唯物主义者以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种理想的社会。历史的无情发展使这种幻想破灭了。于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出来了，他们利用了启蒙学者的原则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并重新从这些原则出发来制定社会主义社会的方案。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傅立叶是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说出发的。”“成熟的共产主义也是直接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的”，“边沁根据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6—167页。

尔维修的道德学说建立了他那正确理解的利益的体系，而欧文则从边沁的体系出发去论证英国的共产主义”，“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德萨米、盖伊等人，象欧文一样，也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①（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马克思主义对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和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有批判，但是并没有抛掉而是批判地继承了这些学说中的人道主义原则。

从抽象王国到现实的人的世界

现在我再来看看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本来，反对虚幻的神，就要回到现实的人；否认盲目的信仰，就要肯定健全人的感觉和理性。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唯心主义者又出来了，他们把人的理性无限夸大，使它成为脱离人的头脑而独立存在的东西，成为世界的创造主，从而把丰富多采的现实世界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黑格尔就是这样做的。他用“世界理性”或“绝对精神”的辩证发展来说明世界。在他看来，自然界是由精神“异化”出来的，以后精神又通过一系列发展阶段，在人身上达到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又通过一连串异化和克服异化的发展过程而达到思维和存在的同一。从实质上说，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同宗教徒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7—168页。

说的神并没有什么两样，不过前者更精致、更巧妙罢了。这样，在黑格尔死后，他的门徒（青年黑格尔派）对宗教的批判就发展为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因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是神学的最后支柱。这个任务，首先是费尔巴哈担当起来的。马克思说，“费尔巴哈在理论方面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①（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

费尔巴哈抛弃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把自然和人作为出发点，从而回到了唯物主义。费尔巴哈认为，不能把人归结为抽象的“自我意识”，人应当是感性的、现实的人。但是由于费尔巴哈是孤立地、生物学地看人，所以他所说的人仍是抽象的人。正如马克思所批评的，费尔巴哈“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因此他“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②。恩格斯也批评说，“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③

马克思主义也是从人出发，但这不是费尔巴哈讲的那种名为现实而实则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实践的人、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详尽地展开了他们的论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

“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从事实际活动的人……”^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表明他们既不同于黑格尔又不同于费尔巴哈。黑格尔把人归结为“自我意识”，这就是从“设想的东西”出发；费尔巴哈是从抽象的人出发，因而是从“设想出来的人”出发。恩格斯指出，同黑格尔相比，费尔巴哈对人的了解是惊人的贫乏。从形式上讲，费尔巴哈讲的人是现实的，但从内容上说，这个人却是抽象的。与此相反，在黑格尔那里，“形式是唯心的，内容是现实的。法律、经济、政治的全部领域连同道德都包括在这里。”^②这就是说，黑格尔不是孤立地看人，而是从人和社会环境的关系看人。这一点合理的内核，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吸收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讲的人，从形式到内容都是现实的。他们既反对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抽象的“自我意识”，主张回到现实的人，又指出现实的人是社会的人、实践的人。马克思说：“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称他自己的这种哲学是“实践的唯物论”或“新唯物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③。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里说的社会关系，当然最重要的是阶级关系（在阶级社会里）。旧的人道主义的一个根本缺陷，就是企图超越这种关系。这一点，过去批判得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

多了。另一方面,既然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就决不仅仅限于阶级关系。多年来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就是把人性全部归结为阶级性,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人性就等于阶级性,人与人的关系只有阶级关系。这种观点,既不符合现实情况,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单纯从阶级观点看人,这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种“人”同费尔巴哈讲的那种单纯生物学的人一样,也不是现实的人,而是抽象的人。这种人也不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而是从那种公式化概念化的头脑里产生出来的。

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要把劳动者看作人

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实践的人。费尔巴哈的另一个错误是不理解革命实践的巨大意义,他只是“把认识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①另一方面,黑格尔抓住了实践,这是他的卓越之处,然而他理解的实践又只是抽象的实践。黑格尔也把劳动当作人的本质,然而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他所理解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

黑格尔对劳动的观点,是采取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立场。马克思在《手稿》中又详细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了批判的分析。

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是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改革者,称他的学说是“开明的国民经济学”。在此以前,货币主义以追求货币收支的顺差为目标,而重商主义以追求对外贸易的出超为目标,两者都是为货币而积累货币,把贮藏货币本身当作目的,而不重视生

^①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译文有改动。参看《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朱光潜文章。

产本身，没有看到生产是社会财富的基础。“开明的经济学”的贡献就在于发现了“财富的泉源不是死的物，而是人的劳动”。

从表面看来，好象古典政治经济学抬高了人的地位，承认人的独立性和能动性，因为它把劳动说成是财富的创造者。但是，政治经济学是在肯定私有制的前提下承认这一点的，它是通过肯定劳动来肯定私有制。实际上，它也是敌视人的。马克思说：“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劳动者，不把劳动者作为人来考察”，“劳动在国民经济中只是以赚钱活动的形式出现”^①，“国民经济学把劳动者只是看作仅仅具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②。李嘉图、穆勒等人把“关于人的生存的问题……宣布为无关紧要的，甚至是有害的。从他们的观点看来，生产的真正目的不是资本养活多少劳动者，而是资本带来多少利息，也就是说，每年总共积攒多少钱。”^③“在李嘉图看来，人是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④他们眼中的劳动者只是劳动者，而不是人。“国民经济学家把劳动者变成没有七情六欲的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正象他把劳动者的活动变成撇开一切活动的纯粹的抽象一样。因此，劳动者的任何奢侈在他看来都是不可饶恕的，而一切超出最最抽象的需要的东西——无论是消极的享乐还是积极的活动表现——在他看来都是奢侈。”^⑤他们提倡禁欲，但是“忘记了没有消费就不会有生产”。他们眼中的人是“仅仅作为劳动的人的抽象存在”^⑥。

马克思在这里批判的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家，但是，这些话对我们不是也很有启发吗？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有人把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页。

② 同上书，第13页。

③ 同上书，第59页。

④ 同上书，第27页。

⑤ 同上书，第88页。

⑥ 同上书，第60页。

工人看成是不足道的，生产指标才是一切，忘掉了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忘掉了人不仅有劳动的需要还有提高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这不也是违反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吗？

人和异化

现在再回到《手稿》中对黑格尔的批判。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把劳动看成是人的本质和人的自我创造的手段，把现实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把人的自我创造看成是历史的内容。错误只是在于，黑格尔所说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例如，当他把财富、国家政权等等看成是从人的本质异化出去的本质时，他只是从它们的思想形式来把握它们的。它们是思想物，并且因而只是纯粹的亦即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异化。”^①由于黑格尔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我意识，所以人的异化也无非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因此，他也是在抽象的范围内把劳动看作是人的自我创造的活动。

费尔巴哈从黑格尔那里接受了“异化”这个概念，并用它来说明宗教。费尔巴哈抛弃了黑格尔的抽象的“自我意识”，企图从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出发。但是，如果黑格尔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我意识”的话，费尔巴哈就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理性、意志和爱，而这又是普遍的、脱离具体历史环境的抽象的理性、抽象的意志、抽象的爱。

费尔巴哈指出，不是上帝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了人，恰恰相反，是人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了上帝。不仅上帝的外形是从人那里来的，就是上帝的“神性”也是从“人性”来的。人有智慧、有意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4页。

志、有爱。人把这些本性赋予了上帝，并且加以无限夸大，于是就成了神性，于是上帝就有无所不知的智慧，无所不能的意志和无所不包的爱。上帝本来是人创造的，但是人却不认得自己的创造物了，反而拜倒在上帝的脚下，倒过来说人类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所赐。人的头脑的产物脱离了人，凌驾在人之上，好象成为一种不依赖于人而独立存在的异己的力量，转过来统治了人。这就是异化，是人性的异化。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谈到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的意义时说：“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这是马克思从费尔巴哈的对宗教的批判所引申出来的革命的结论。

但是费尔巴哈本人并没有达到这个结论。他只是要解释世界，而不想改造世界。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从宗教的异化出发，致力于把宗教归结为它的世俗基础，这是对的。但是，费尔巴哈走到这里就停住了，而主要应该做的事情是进一步分析世俗基础本身的矛盾。“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因此，要由批判宗教进一步发展到批判这个产生了宗教的苦难世界。

这个费尔巴哈未完成的工作，由马克思担当起来了，这就是他（和恩格斯）写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但在此以前的《手稿》已经开始了。马克思在《手稿》里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分析异化——不是“自我意识”的异化，也不是人性的异化，而是劳动的异化。

马克思指出：正象在宗教中，人脑的产物统治了人一样，在现